

М. Лермонто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лирик

莱蒙托夫抒情诗全集



浙江文艺出版社

М. Ю ЛЕРМОНТО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ЛИРИК

莱蒙托夫抒情诗全集

余振译



494366



浙江文艺出版社

(浙)新登字第4号

责任编辑 沈念驹

封面设计 张沐华 郭晓军

莱蒙托夫抒情诗全集

余 振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169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3.75 插页6 字数630000 印数00001—3000
1994年2月第1版 1994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668-3/I·623 定价(精):19.50 元



米·尤·莱蒙托夫

Отрица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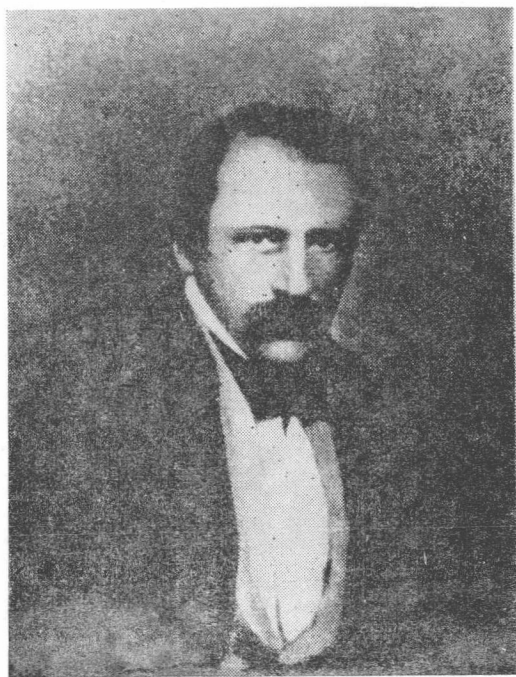
Ещё ли отрицаю я, по старому либелу?
Не пойдешь ли разведать мой.
Киселев купил ли я арбузы.
Или пошел ли я в магазин?
Или не пошел ли я в магазин?
Или не пошел ли я в магазин?

мои арбузы - давно продали сами?
Или не продали ли они сами?
Или не продали ли они сами?
Или не продали ли они сами?
Или не продали ли они сами?
Или не продали ли они сами?
Или не продали ли они сами?
Или не продали ли они сами?
Или не продали ли они сами?
Или не продали ли они сами?
Или не продали ли они сами?
Или не продали ли они сами?

Июль 1900



亚·伊·奥陀耶夫斯基，十二月党人，诗人，是莱蒙托夫的挚友。莱蒙托夫《纪念亚·伊·奥（陀耶夫斯基）》一诗就是为悼念这位好友而作的。



阿·巴·沙恩-基列伊，莱蒙托夫的堂表弟。诗人死后，沙恩-基列伊受委托处理他的手稿等遗物，并著有莱蒙托夫回忆录。

莱蒙托夫为瓦·
亚·洛普辛娜所作
的画像。诗人曾与
她相爱,《命运偶然
把我俩凑在一起》
等诗篇就是献给她的。



莱蒙托夫的画 驶出乡村的三驾马车。

前言

本书每篇诗后都附有“题解”，最后还附录了一篇相当详细的“莱蒙托夫生活与创作年表”，所以有一些问题就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了。这里只简单地谈四个问题。第一，先把本书的内容作个简略交代。第二，莱蒙托夫的早期作品，一般认为思想性艺术性都不怎么成熟，都重视不够。这里作一点简略的介绍。第三，莱蒙托夫后期的作品与早期的有什么不同，对于这个问题看法还不大一致，这里也就自己不成熟的想法作一点简单的说明。最后，第四，虽然每篇诗的“题解”中都交代过原诗的格律和译文的格律，但是还需要把我翻译莱蒙托夫诗的整体作法，向读者交代一下。

(一) 内容简介

本书是莱蒙托夫全部抒情诗的翻译。先是根据苏联科学院1958年《莱蒙托夫文集》四卷集，把第一卷中的抒情诗全部译过来（其中有137篇曾在上海译文出版社《莱蒙

托夫诗选》中发表过，大多数这次又作了一些修改）。后来根据苏联文学出版社1975年安德罗尼科夫主编的《莱蒙托夫文集》四卷集第一卷，补充了1958年本中未收的几篇，特别是1962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发现的三篇。最后又从莱蒙托夫的长诗、戏剧、小说中选出可以独立成篇的抒情诗作——献辞及歌等二十六篇。总共455篇。这比搜集齐备的1975年本的第一卷，还多二十六篇。

莱蒙托夫抒情诗的编排，一向有两种方法。苏联科学院出版的标准版本都采用编年体，按年代先后编排；文学出版社的一般读物性的版本，有的也跟科学院标准本编排法一样，有的把后期的作品排在前边，早期的作品排在后边，有点象分类体。1958年的科学院本就是按年代先后编排的，1975年安德罗尼科夫本就把后期的移在前边。本书仍按年代先后编排，不过吸取了安德罗尼科夫本的新的研究成果。第一，过去有几十篇写于1830—1831年间的诗篇，无法确定到底写于哪一年，所以就特别辟了“1830—1831”这么一栏。安德罗尼科夫本，经过考订把这些诗分别归入1830和1831年中，我们也照样分别归入1830和1831两年中。第二，过去的本子写作年代不详的有十八篇之多，经过安德罗尼科夫考订，大都归入了各个年代，“年代不详”的只剩下很少几篇。我们这个本子也吸收了安德罗尼科夫研究的新成果。第三，安德罗尼科夫本把各个年代写的讽刺小诗、法文诗，都编在整个编年诗之后。本书也采取他的办法，把“年代不详”的诗、讽刺诗和法文诗跟存疑的诗、即兴小诗（类似乎我国的打油诗），一起编排

在编年诗之后。总之，本书的编排法，基本上编年，又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一定程度上采用了分类法。

（二）莱蒙托夫早期的诗篇

彼得堡参议院广场上十二月党人起义被血腥镇压下去了。虽然革命之火仍在地下继续燃烧，但人们看到的只是绞刑架与流刑。少年的莱蒙托夫沉思着俄罗斯的命运：——当他看到一片黑暗时，他愤怒；当他听到远处的法国和波兰革命运动时，他欢呼；当他看到国内因霍乱病流行而暴动时，他怀疑；当他看到卡肯道尔夫越来越凶的反动时，他否定。他的沉思，也象革命之火在地下慢慢燃烧一样，“自从我童年时在我的心里 / 就藏着一团非人间的火焰。”（《断片》）“我心中感到至高的热情在燃烧，/但是我找不到一句恰当的语言。”（《1831年6月11日》）

莱蒙托夫短短的一生中写过二十七篇长诗、七个剧本、一部长篇小说《当代英雄》、六部中篇小说（有的未完）及若干散文，此外，还写下四百多篇抒情诗。一般的研究者把他的创作活动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828到1836年，一般叫做早期；第二个时期，从1837到1841年，可以叫做后期，即成熟时期。他早期的抒情诗计三百五十余篇，而1829—1832四年间写的就将近三百篇，约占他全部抒情诗的四分之三。文学史上着重介绍的，一般人传诵的，大都是他后期的作品。他早期的作品多少年来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莱蒙托夫的表兄弟阿·巴·沙恩

-基列伊(1818—1883)回忆录中说,莱蒙托夫早期的诗作,自己认为不够发表水平,本来不打算发表。不幸的是这部分作品偏偏完整地保存下来。我们的看法与他正好相反。我们说:幸而完整地保存下来,使我们可以读到三百多篇俄罗斯文学中稀有的珍宝。是的,这三百多篇中他只发表过个别的一两篇,不过他去世太早,如果长寿的话,是不是就永远不发表,谁也不敢确定。是的,他在后来的创作中,有时把过去写过的加以重写,如1832年的《希望》(“快快给我打开这所监房”),到1837年又改写为《囚徒》。有时把过去写的诗篇中的某些诗行,引用到后来的诗作中,如1836年的《题纪念册》(“正如同一座孤寂的坟墓”),正是1830年《题纪念册》(“不!我的心灵阴郁的幻想”)的重写,其中引用了1830年的有好几行。这些整整齐齐一本一本抄下来的诗稿,即使不打算发表,也是积累下来的很宝贵的资料。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的《毕巧林日记·序言》中说:“一个人的心灵(灵魂)的历史,即使是最渺小的心灵(灵魂)的历史,读起来比整个民族的历史恐怕更为有趣、更有教益,特别是这种历史是一个成熟的头脑自我观察的结果,而且写作时也没有博取读者同情和惊奇的愿望。卢梭《忏悔录》就有缺点,即是把它读给自己的朋友们听。”无论如何,这些不准备发表的作品可以说真实地留下了诗人的原始的思想感情,甚至于可以说比起后期为发表而写下的诗篇,还更为可贵。

莱蒙托夫早期诗篇与本人的传记联系太密切,就艺术的概括性来说,这可以说是它的缺点,但就艺术的真实性

来说，也可以说是它的优点。除了少数几篇寄宿中学时的习作之外，这些诗都是他的真实体验和真实思想的记录。有许多简直就是他的日记，即所谓日记体诗（或诗体日记），如：《1830年。5月。16日》、《1830年。7月15日》、《7月10日（1830年）》、《7月11日》、《7月30日。——（巴黎）1830年》、《1831年1月》、《1831年6月11日》、《9月28日》等诗，就是以写作日期为题目的。他看不惯“暑热的阳光下这个野蛮地方”……“在那里人们的生活一开始就很痛苦，/在那里人们呻吟在奴役和锁链之下。”——他写到这里，索性丢开了伊索的语言，直截了当地说道：“朋友！这地方……就是我的祖国！”（《土耳其人的哀怨》）他一边为祖国的命运“沉思”，一边继承了十二月党诗人雷列耶夫等和普希金的革命传统，写出了好多篇“讲演式”的革命诗篇。他为高加索山民反抗沙皇统治的起义、为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为波兰人民的起义而写出革命诗篇；他路经古代俄罗斯的自由城市——十二月党人一直把它当作自由的象征的诺夫哥罗德时，抑制不住仰慕的心情，写下了歌唱诺夫哥罗德的诗；他向往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源地“西方”，“我要向着西方、向着西方呀，随风飞扬。”（《希望》1831年）抛开不容自己生活下去的祖国，参加意大利烧炭党的革命运动，最后把生命献给希腊解放战争的拜伦，成了他最景仰的人物，“我一心想望的是能够赶上拜伦；/我们有同样的苦难，同样的心灵；/啊，如果是我们也有同样的命运！”〔《致***（“你不要以为，我该当为

人们可怜)。〕两年后，他又提高了自己的认识：“不，我不是拜伦……”虽然“同他一样，是人世的逐客，/但长着一颗俄罗斯的心。”（《不，我不是拜伦，是另一个》）他把拿破仑看成是法国大革命的继承者，看成是拜伦式的英雄，但是想到他是1812年侵略俄罗斯的敌人时，又把他看做是“不曾满月的勇士”。（《两个巨人》）这样，关于拿破仑的组诗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把他当作法国革命的英雄，另一部分把他当作俄罗斯的敌人。莱蒙托夫早期还翻译过（说得正确一点应当叫做“改写”）席勒、拜伦等人的诗，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他的传记性的诗篇中，有悼念他不幸早逝的母亲和父亲的诗，还有关于他曾经爱过，后来却都没有成功的伊万诺娃、苏什科娃、洛普辛娜等三个女友的诗，这一类所谓爱情诗在他早期作品中占相当大的比重。纳达理雅·费多洛芙娜·伊万诺娃（1813—1875），是一个美貌娴静的少女，青年莱蒙托夫在1830—1832年间曾热恋过她。大约由于女方母亲的阻挠而最后破裂。莱蒙托夫为她写过将近四十篇感情真挚的诗，一般称为“伊万诺娃组诗”。组诗中有几篇莱蒙托夫式的特殊的爱情诗——爱情的失败与政治斗争融为一体。如：

“不，不是的，我并不祈求你的爱，
不是的，我也不要恼人的热情，
为了扑灭我胸中的熊熊烈火，
我只要鲜血，我只要看看死神。”

让我做一个战士而倒在沙场。
我死后决不会为人世所悼念，
我的热情的风暴和我的生活
不再成为任何人痛苦的根源。
(《绝句》(“我再不能在祖国活受熬煎了”))

莱蒙托夫的戏剧《奇怪的人》中的人物弗拉基米尔·阿尔别宁就是诗人自己，他的恋人札戈尔斯金娜就是伊万诺娃，札戈尔斯金娜的名和父名也叫纳达理雅·费多洛芙娜，这是比较明显的暗示。

第二个女友是叶卡捷琳娜·亚历山德洛夫娜·苏什科娃(1812—1868)，莱蒙托夫同她也是在1830年春天认识的。她美丽、聪明，相当幽默，诗人同伊万诺娃决裂后同她有过一段相恋的历史。不过，苏什科娃比诗人大两岁，她常把他当小孩子来捉弄，这使诗人很伤脑筋。1835年莱蒙托夫士官学校毕业后两人断绝了关系。苏什科娃后来写了抬高自己、贬低诗人、歪曲事实的回忆札记，这说明她的人品是不值得赞许的。诗人对苏什科娃也写过十几篇称为“苏什科娃组诗”的爱情诗，如：《致苏〈什科娃〉》、《谢谢你》、《乞丐》等。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中用毕巧林的嘴说：“说句老实话，我的确不爱个性很强的女人：女人要个性干什么！好啦，我想起来了。有一次，只有这么一次，我爱过一个我始终征服不了的个性极强的女人……我们象仇人一般散伙了。”这个个性很强的女人就是苏什科娃。

莱蒙托夫的第三个女友叫瓦尔娃拉·亚历山德洛夫娜·洛普辛娜（1815—1851）。诗人的表弟阿·巴·沙恩一基列伊回忆中说：“他（指莱蒙托夫——译者）热烈地爱着……年轻的、象白日一样可爱、聪明，真正摄人灵魂的瓦·亚·洛普辛娜；她是一个热情的、温柔的、充满诗意的、最惹他喜爱的人……莱蒙托夫对她的感情是无限的，又是真挚坚定的，可以说爱她一直爱到一生的最后一日……”后来，1835年，因为一时的误会，她跟一个比她大得几乎可以做她父亲的人结了婚。莱蒙托夫写给她的诗有《致JI》（“在别人脚前我也忘不了”）、《致***》（“命运偶然把我俩凑在一起”）、《抛开那不必要的忧虑》、《祈祷》（“圣母啊，现在我站在你圣像前”）、《我们分离了，但你的肖像》、《瓦列里克》等多篇。最后一篇《瓦列里克》就是诗人在辞世前一年写的：

我怎么也不能把您忘记！

第一，因为我实在多时了、

多时了在真心热爱着您，

后来为幸福的日子付出

那么许多的痛苦与惊恐；

后来我在无用的悔恨中

拖着长链般沉痛的岁月；

而用无情的沉思毁灭掉

人生最后的惨淡的花朵。

《当代英雄》中那个面颊上有一颗黑痣的年轻女人（维

拉)的原型就是洛普辛娜,虽然后者的黑痣不在面颊上,而在眉毛下。

在莱蒙托夫早期诗作中,集中了这一时期各种主题思想的长达三十二节、二百五十六行的大型抒情诗《1831年6月11日》,是诗人这一时期、甚至整个一生最重要的诗篇之一。这篇诗是仿照拜伦《寄奥古斯达书》(《Epistle to Augusta》——拜伦写给他异母姐姐奥古斯达·李夫人的诗)而写的,拜伦用的是意大利八行诗,韵式是abababcc,莱蒙托夫也是用的意大利八行诗,不过是变型,韵式改为ababccdd。莱蒙托夫这篇诗的情调也与拜伦的相似,不过涉及的东西比拜伦的还要广而深。整个调子有时十分高昂,有时又忽而变得非常低沉。抒情主人公有时在放声痛哭,有时又充满了希望;他的思想忽而在天空中驰骋,忽而在荒漠的野岸上徘徊;有时望见了荒山绝岭的高峰,有时又望见行云在草原上疾飞;有时自认为是一个伟大人物,有时又可怜得象一个他乡游子。有的主题在早期的诗篇中一再歌唱,有的主题一直歌唱到他一生的最后一日。它的中心思想是:

人生是这般苦闷,假如没有斗争。

.....
我需要行动,我希望把每个日子
都能够化为不朽的时刻,.....
.....

.....我觉得人生本是
短暂的,我时时害怕,怕我来不及

完成一件什么工作！——在我的心里

生的渴望比命定的痛苦更强烈，

尽管对别人的生活我一向轻蔑。

（《1831年6月11日》）

这真是一篇“心灵（灵魂，душа）的历史”——一开头就从它的童年时讲起：“我的心灵，我记得，自从我童年时/就曾经寻求过奇异的东西。”……“一个灵魂直到老死，/不过是比自己的摇篮多活几时。”“灵魂的创造也是这样的。”……“我将怎样结束这一生，我的心灵/将注定在何处漂泊，在什么地方/我将遇到可爱的事物、可爱的人？”……“高傲的心灵在这生活的重压下/决不会冷却，也不会疲倦和消沉；/命运决不会这样快地扼杀了它，/而只能激发起它那反抗的激情。”……“有这样的心灵，你是神还是恶棍？”……“当年少青春/人生也不会使心灵感觉到欣喜。”……“有这样的時候——智力渐渐地迟钝；/当希望的目标也显得模糊不清，/心灵感到渺茫；头脑也昏昏沉沉；/欢乐与痛苦之间变得暧昧不明；/心灵自己把自己紧紧地束缚住，/生确实是可憎，但是死亦复可怖，/要在自己身上寻求痛苦的根源，/无论什么事也不要埋怨上天。”最后讲到了死：“……我的死将会是可怕的。”

这正好就是一部“心灵（灵魂）的历史”。自从童年时怎么怎么，后来又怎么注定在何处漂泊，什么地方遇到可爱的事物、可爱的人，高傲的心灵不会疲倦，不会消沉，命运扼杀不了它，而只能激起它的反抗。写“历史”时，